

大象出版社

路翎传

◎ 朱珩青 著

不论路翎晚期如何挣扎

路翎的艺术生命在一九五五年已经终结了

天才的摧折已是难堪的悲剧

被摧折后的枯萎的生命挣扎

那天才余烬的残焰毕剥

则更令人凄婉欲绝了

路遥传 朱珩青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翎传/朱珩青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3. 11

ISBN 7 - 5347 - 3140 - 2

I. 路... II. 朱... III. 路翎(1923 ~ 1994) — 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1649 号

责任编辑 孟建华

责任校对 吴韶明 郑晓慧

封面设计 高 岚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制 版 河南大象出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72 千字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商城路 231 号

邮政编码 450000

电话 (0371)6222800 - 3081

序一

◎何满子

本书作者朱珩青开头是路翎小说的编者，因选编小说而成为路翎艺术的评论家，进而追索路翎其人。写过《路翎：未完成的天才》（评传）以及研究路翎的其他文字。因感凛于路翎悲剧命运的沉重的历史文化涵义，经过锲而不舍的追寻和思考，写成了这本沉重之作，路翎的传记。

不论路翎晚期如何挣扎，路翎的艺术生命在1955年已经终结了。晚期的挣扎只是更夺目地增加了路翎悲剧的沉重性，前后生涯的强烈对比使世人看到了“绝望的抗争”的“绝望”。天才的摧折已是难堪的悲剧，被摧折后的枯萎的生命挣扎，那天才余烬的残焰毕剥，则更令人凄婉欲绝了。

面对悲剧，历史向人们，人们也向历史提出的问题，只有——孰令致之？孰令致之？孰令致之……

路翎生涯的前后反差确实太震慑人了。因此，朱珩青用了可以拟之为电影的“时间蒙太奇”的表现法，

逐章将传主的今与昔前后绾结,在描绘铩羽后的路翎的“定格”之后,“化出”昔年雄鹰展翅的路翎。苍白了的天才蛻影映衬着刚健风发的天才真容,一幕一幕地从路翎的后半生带出了他的前半生。这样,无须铺张,无须依赖言辞的激情,平静的叙述就将天才的被摧残及其因果的无限感慨传达出来了。

读者从叙述中可以看出,作者之所以能写成这本书,不仅因为她使自己成了路翎及其家人、亲属的朋友,不仅遍访了路翎各个时段的交游,而且踏访了路翎生前足迹所至的土地,包括市镇,乡场,以及他的生活与创作相连的环境乃至淹没了的旧迹。不仅是路翎本人的,还包括路翎小说中人物的活动土地。实地勘察,有如探测矿藏,作者真如一个人文地质工作者。单就这种笃实践履的谨严态度,也够令人动容了。

本书也因探究天才的横遭摧残而涉及路翎所处的人文环境,论述文学人民中心和文学权力中心的冲突中的理论歧异;这种歧异曾是导致文学人民中心陷落的因由或不如说是表象。不过兹事体大,在一本以叙述事实为主的传记里不大说得清楚,乃至不大说得精当;而且,路翎的悲剧固然与文学人民中心的陷落同步,但文学人民中心之陷落难道仅由于意识歧异之故吗?这问题作者应该涉及,但无法深究,洞察事理的读者是能理解的。

作者命我为本书作序,作为路翎的朋友,除了读着原稿时不禁歎歎之外,我只有向作者表示感谢。

序二

003

序

二

◎王得后

我有幸认识珩青 20 年了，虽然难得一见真人，她的论文，她的著作，我是见到必读，读后必惊异于她心理的年轻，思想的年轻，性格的年轻。因为她以中年入关，在“过江名士多如鲫”的北京跻身文学编辑，埋头苦学苦干之余，又时有文学批评之作，声发自心，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地挺立着。固然，不是古柏，不是劲松，无参天之高，无傲世之雄，但也绝非迎风摇摆的小草，自有她独立而旺盛的生命力在。在个人这是难能可贵的，在社会这是坚韧的并不沉默的多数。社会的根基有赖于这样的多数。

由珩青来写路翎传，我感到很舒服，认为很得人。自我读到鲁迅所说：“契珂夫说过：‘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真是伤心而且悟道之言”以后，心里就怎样也挥不去这一份沉重。而鲁迅又早已指出：“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

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每当我看到传记一类文字,如果传主是认真生活过庄严工作过的人,或确知作者其人,或眼见其文的轻浮与佻巧,总是废书不读,痛惜人生的无可奈何。

我知道珩青,她对人生与世情是有切肤的感受与深刻的领悟的;而对于文学又信奉鲁迅的“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尤其是鲁迅特有的“要改良这人生”的主张,她的文字有骨头,有血性。她像鲁迅《写于深夜里》为一位无名的木刻青年和他的一幅无名的木刻“立传”那样,为路翎立传。而路翎展现了他的文学才华,写下了传世的文学创作,成就为“数奇”的文学奇才。斯人而作斯传,不是很相得吗?

我们中国人的为人立传,有撰史的传统,有作文的传统。撰史的传统是“实录”,作文的传统有“谀墓”。珩青走着撰史的路。

为求“其事核”,作者悉心阅读路翎的全部创作,博览相关的文字资料,但却并不囿于案头作业,除了禁地,大凡路翎出生、求学、谋生、辛苦辗转过的地方,作者都一一踏遍,诚恳访问传主的亲朋故旧,搜求亲见亲闻。这是太史公“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的传统。传中订正讹传的寥寥十数字或数十字,如出生地苏州,不是南京;传主属狗,阴历在1922年腊月初十而阳历已是1923年1月23日之类,都非唾手可得的结论。至于《财主底儿女们》人物原型的谱系和他们的生

活实况,倘无以心换心的诚恳态度,是不可能得到对方的吐露的。在这里,我有一点不满足,是珩青没有用浓墨重笔从原型与人物的对比分析中,论证路翎的文学创作怎样凭借切身的经历而又超越个人的经验,怎样进行他的艺术创造,这种艺术创造的个人独特性,以及路翎对于人生与艺术的关系的观念,对于艺术创造的观念。鉴于《财主底儿女们》是路翎的代表作,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传世之作,这种分析与理论概括,是有重要的意义的。珩青已经引征了路翎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中的话:“滥用政治上的结论的方法来代替了创作问题的讨论的”,不就透露出政治结论与艺术创作、现实生活与艺术创作这在或一时代作家肩上难以承受的两大带根本性的原则吗?

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传记,大多带上了为传主“树碑立传”的特色。作者大多带着这样的创意,传主生前的亲朋好友而健在者,尤其是他们的亲属更往往有着这样的要求,甚至不惜公然要求“隐恶扬善”,哪怕是时代的恶,服从组织的恶,确实违背传主良心的恶,连轻描淡写也不容。而“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亲者讳”依旧是得到弘扬的传统文化,依旧是活的普遍的社会心理。作者往往虽有破茧之心也难得有破茧之笔。对于这一社会病,鲁迅晚年曾给予严重关注,既在《“题未定”草》(六)中指出论议人物“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又在《“这也是生活”……》中提出:“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的劝诫。他说:“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

他们怎样不要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要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要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要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如果是大人物和大名人一流,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除非作者别有深意,如将所谓曾经为“神”的鲁迅拉回到人间而为“人”,又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腐败的鄙琐化了的社會中的人,于是鲁迅也一齐鄙琐化而成为作者心中的“人”,不过倒真是“世纪末”的写真了。

路翎年纪轻轻即出类拔萃,写出传世之作,不幸迅即被冤,钉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身陷革命的囹圄20年;又尤其不幸,是以58岁之身回到人间,却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不仅艺术才华消磨殆尽,他的生命力也已经魂飞魄散了。亲者的痛心,社会的同情,为路翎立传的珩青不言而喻会感觉到,何况在为人的血性,对于人生苦谛的感受,作者与传主本就相通。因之,从珩青最初着笔,我就有一点担心,盖创作,不仅仅出于同情,尤须出于理想。毕竟任何传主都只是时代的社会的一分子。我高兴地看到,作者在传述路翎与余明英度蜜月时写出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是一个月,余明英准备回重庆,路翎也将重操旧业。余明英回忆说,记得那天他好像打了一个呵欠,说,一个月没有写东西了,时间真是浪费太大,啊?余明英十分吃惊:结婚还算浪费时间?也不是强迫你结婚的!不过,她还是忍了。什么也没说,离开了黄桷镇。”中国男人的矫情和中国女性由忍从酿造出的贤惠跃然纸上。我尤其高兴地读到,作者统计了路翎出狱后10年,完成

了多部长篇，多达数百万字的创作之后，写道：当路翎的这些小说，放到编辑的案头上时，“小编辑先是惊喜：路翎写长篇了？继而是疑惑：这是路翎写的吗？是路翎写的。最后是失望……”这位“小编辑”不是别人，正是姓朱名珩青的同志。珩青没有落入作家一旦成名，连早已丢进纸篓的少作和失败之作统统誉为字字珠玑的俗套。

“把路翎的灵魂呼唤回来”，这是朋友们的美好愿望，路翎似乎回来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回来。逝去的，就永远地逝去了。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

历史：要记住！

我一口气拜读完这部新作，掩卷之际，想起孔子的话：“可与人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孔夫子确有过人之处，确实是我们中国一位大智慧者。“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事，其实，远不在言本身，而在言者的位、势、权。而一言可为平民百姓记住、躬行的，却只在言的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了。孔夫子的这一句就是。珩青的笔墨大抵恰到好处，我以为。

目录

序一	何满子(001)
序二	王得后(003)
第一章 “站笼”中的一头困兽	
——自由飞翔的风筝.....	(001)
第二章 举起整个生命的呼喊	
——沐浴在龙潭乡下.....	(014)
第三章 西部山区的劳动改造	
——与民族一起受难.....	(027)
第四章 天亮前的扫地	
——嘉陵江的绿水.....	(038)
第五章 “把路翎的灵魂呼唤回来”	
——《大声日报》“哨兵”副刊主编	(048)
第六章 “诗人”的“复活”	
——失恋,路翎从这里走来	(059)
第七章 最后 10 年,他写了 500 万字	
——路翎“当过矿夫”吗?	(078)
第八章 路翎与胡风的最后会见	

——创作和爱情的双丰收·····	(102)
第九章 绝望和绝望的反抗	
——“七月派”的精神、理论资源·····	(120)
第十章 柔韧而富有弹性的脚步	
——“故乡”，我回来了·····	(141)
第十一章 “蒋纯祖”来信了	
——路翎真正的出生地是苏州，而不是南京	
·····	(157)
第十二章 写作是路翎的生命	
——批判和批判中的思考·····	(174)
第十三章 他似在水里，也似在岸上	
——路翎在“青艺”·····	(184)
第十四章 “他是饿不死的了”	
——最后的辉煌在朝鲜·····	(196)
第十五章 他仅仅是摔了一跤·····	(208)
附录一 路翎年谱简编·····	(211)
附录二 朦胧的期待·····	(225)
后记·····	(235)

第一章 “站笼”中的一头困兽

——自由飞翔的风筝

001

第一章 “站笼”中的一头困兽——自由飞翔的风筝

京城向北约 30 公里处,军都山下,有一座隐秘的建筑。据说,此建筑是 50 年代初苏联援建的第 157 项工程。因为它的功能特殊,对外只称 156 项。也就是说,它是一项秘密的援建项目。挂帅的是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富有戏剧性的是,“文革”期间,他也住进了这座隐密建筑。而具体建造的负责人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后来也打趣地说:“我要是知道我建的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些。”(参见《炎黄春秋》1992 年第 5 期《秦城监狱的 6601 号犯人》)

这确是一座监狱,叫秦城。秦城原是一个小村庄,它位于军都山南侧,紧贴在五云山的山坳里。监狱建成后,秦城的百姓就被隔在了监狱的高墙外。一开始他们也不知道那高墙内是什么样的地方,据传是“体育学院”,但为什么用电网?他们所知的是各种车辆进进出出,又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后来慢慢才知道是监狱。不过,它不是一座普通的监狱。说它不普通,不仅因为它的建筑的“现代化”,还因为它关押的人不同凡响。50 年代初关过国民党战犯(少将以上),另外饶漱石也在此坐过牢;1955 年则是“胡风集团”犯;“文革”关过不少“走资派”、“特务”、“叛徒”(如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原北京市委书

记刘仁等)；“文革”结束后则是江青等“四人帮”，后来关过“动乱分子”。最有意思的是“文革”期间，这里还关过当年投奔延安、后来留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友人李敦白，波兰人爱泼斯坦，英国人柯鲁克。

军都山是斜卧在北京西北的一座大山。再北就是巍峨的燕山山脉了。军都山山峰凌厉、高耸，且层层叠叠，密不透风，只有西北处的居庸关，东北处的古北口可以通过。山上的长城不是一道，而是几道，互相交错，加上与西边的太行山紧紧相连，形成了京城北面一道坚固的屏障。

前文已说，秦城监狱紧贴着的那座山，叫五云山。山上寸草不生，满山都是陡峭的石壁。别看这山秃，却有一个好处，如果哪个武艺高强的“犯人”，侥幸越过了高墙，通过了电网，那也只会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了。当地老百姓管这山叫“死山”，这地也就是“死地”了。近年来，山上种植了一些树，像秃头上新长了稀疏的几根头发。

五云山秃归秃，山中却有泉水，名曰龙泉，据说，泉边还曾经有过庙，名曰龙泉寺。在此屯上 10 万大军是不会闹水荒的。这龙泉与离此不远的小汤山的龙脉温泉相通。在秦城，如果你有兴趣，夜里还可遥遥望见小汤山镇的灯光。

秦城与南面的小汤山镇相隔七八公里。一条公路从秦城起，直达小汤山镇西边。公路两边都是农田。

当年的“胡风分子”们，就是通过这条公路被分期分批送进秦城的。本书主人公，“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路翎，于 1955 年 6 月 19 日被捕，先是在“戏剧家协会”隔离反省，后关押在城里的公安部所属的一些胡同里：东总胡同、钱粮胡同、安福胡同。由于高声抗议拘捕，谩骂管理人员，于 1959 年 6 月被投进秦城监狱。他的牢号是 0683，从此，路翎就消失了，代之以 0683。他后

来这样描写他的进秦城：

越野车往西郊运行。经过公路，进入森林密集的监狱区，那一带气势雄伟。监狱有森严的、寂静的、荒凉的广场和铁门的森严，铁门的巨大的在寂静中的响声，我是记得的。我想：几十年的作家的道路，却进了监狱。

我很痛惜这些年丧失的时间。我感到非常凄凉。监狱的广场、菜地、树木、围墙，墙上的电网，呈现着森严与凄凉，使我由是（）正义人类的顶天立地的境界^①。（原文如此，无法辨认）

公路尽头即是监狱。在到达前的一公里处，有一条铁路横在眼前。此铁路向西通河北的张家口，向东通内蒙古的赤峰。因为铁路的地基高，远远即可望见，路边站头的房柱上赫然竖着一块牌子：外国人不许通过。

到了监狱门口，只见一扇宽宽大大的铁门，两边有站岗的士兵。

铁门上也有牌子：不许照相、录像等。铁门内是办公楼、家属楼，单凭这些，你可以把它看成在北京经常见到的某个机关大院。但当你往大门两边走走，看到了高高的白墙（比一般的墙几乎高一倍），墙上有电网的时候，那份悚人毛骨的感觉就会立时透过全身。

要见到监狱，还要穿过这些办公楼、宿舍，进入第二道铁门。进门后，也还是房子，跟普通的居民楼差不多，只是窗户极高、极小，酷似仓库，院子里没有居民区的花草之类，只有两条水泥通道。通道被隔成一格一格的。这是犯人“放风”的地方。《陆定一传》中这样写道：

^① 引自路翎《监狱琐忆》（手稿），未发表。

每天有一次放风,约半小时,地点在牢房外地坪上,用墙隔成许多小格,犯人单独地放出来,走进自己那个小格里,谁都见不到别人。两溜小格,一格挨一格,活像猪圈。只有站在高处的看守人员能看到犯人们的活动。^①

路翎管这叫“站笼”,跟“猪圈”的意思差不多。

整个监狱原来共4座院子,中间均有围墙隔开,它们分别被称为201、202、203、204。胡风和一些重要的囚犯关在204。“文革”期间,可能是犯人增多的缘故,又增修了几座,加起来共有10座。

路翎的单人囚室在2楼,有6平米大小,屋顶有一盏昼夜不息的长明灯,用铁丝网网住,因为度数较小,屋子比较昏暗。开关在外面,由看守管着。室内有一张几寸高的地铺,一个便池,可以舀水冲洗(后来路翎还住过没有便池的“群众”间,则须每天早上轮流排队倒便桶)。没有桌椅,门上有监视孔,门的下方有小的洞口,是送饭用的,约五六寸宽。

这天,路翎坐在地铺上,按照看管人员的教诲——你要老实交代,只有坦白交代才有出路——回想过去的事情。其实,这种“交代”不知进行了多少遍,在进秦城之前5年的岁月里,不管你怎么“老实”,就是通不过,还被斥责为“不老实”、“顽固”。有时路翎被逼得没有办法,就喊:我没有错,我不是反革命。监管人员说:你不是反革命,怎么把你关起来?人民政府是不会冤枉好人的!是啊,人民政府是不会冤枉好人的……可是……也许是思维的习惯性反应,路翎又不自觉地回想了起来。

天蓝蓝的,白云朵朵,春风和煦。嗣兴(路翎原名)与同学詹

^① 《陆定一传》,陆清泉、宋广渭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道宁、陆邦辉到了南京城郊。他们做着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放风筝。跑啊，疯啊，笑啊，追啊……玩累了，躺倒在草地上又是打又是叫……也许是因为有点饿了，他们终于想出了一个新主意：给风筝送饭。自己饿了不要紧，风筝饿了是不行的。他们将一张白纸揪出一个洞，穿进风筝线里，借着飞跑时的风向，让白纸一点一点地接近风筝，把“饭”送到风筝的“嘴”上。可以想见，当白纸到风筝上时，嗣兴和他的朋友们该是何等高兴啊。

此种情景，几十年后，路翎在写《危楼日记》时仍念念不忘，他说，“我从前是狂热地爱着这一类玩意儿的，觉得它们是非有不可的。不像大人的我们，顶多不过是想：又到了放风筝的时候了”。他回忆道，他曾与亲戚的孩子在一起，糊了一个大风筝，如门板般大小，他们拼命奔跑，呼喊，然而风筝仍未放上天，最后挂在了树梢上……

谁在叫我？詹道宁？还踢我，陆邦辉？你们干吗欺负人？别踢我！

“白天不许睡觉，起来！”

路翎多少有点明白了。这是监狱，监狱是有纪律的，违反了要受处罚。路翎赶快坐起来，眼睛望着天花板，看着从小窗口斜斜地掠进的一束阳光：现在是几点钟了？对，表不在，进监狱的第一天已经收走了，大概快中午了吧。他提了提裤子，想束束腰带，对，腰带也是收走了的。

外面大概应当是春天了吧，啊，春天，多么迷人的季节！他记得他也是在春天里，第一次离开家进南京莲花小学幼稚园高级班的。

莲花桥小学有悠久的历史，它位于南京城北的珠江路上。